



VINCENT 文森特·凡·高

VANGOGH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森特·凡·高 / 吉林美术出版社编. —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386-3239-2

I. 文… II. 吉… III. ①油画—作品集—荷兰—近代
②文森特·凡·高, V. (1853~1890) —生平事迹 IV.K835.635.72 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91450号

文森特·凡·高 VINCENT VAN GOGH

出版人/石志刚

出版者/吉林美术出版社
www.jlmspress.com

撰文/邵亮 赵纯

责任编辑/尤雷

助理编辑/郭磬涵

装帧设计/亚力设计工作室

技术编辑/赵岫山 郭秋来

发行/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制版/北京方舟正佳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635×965 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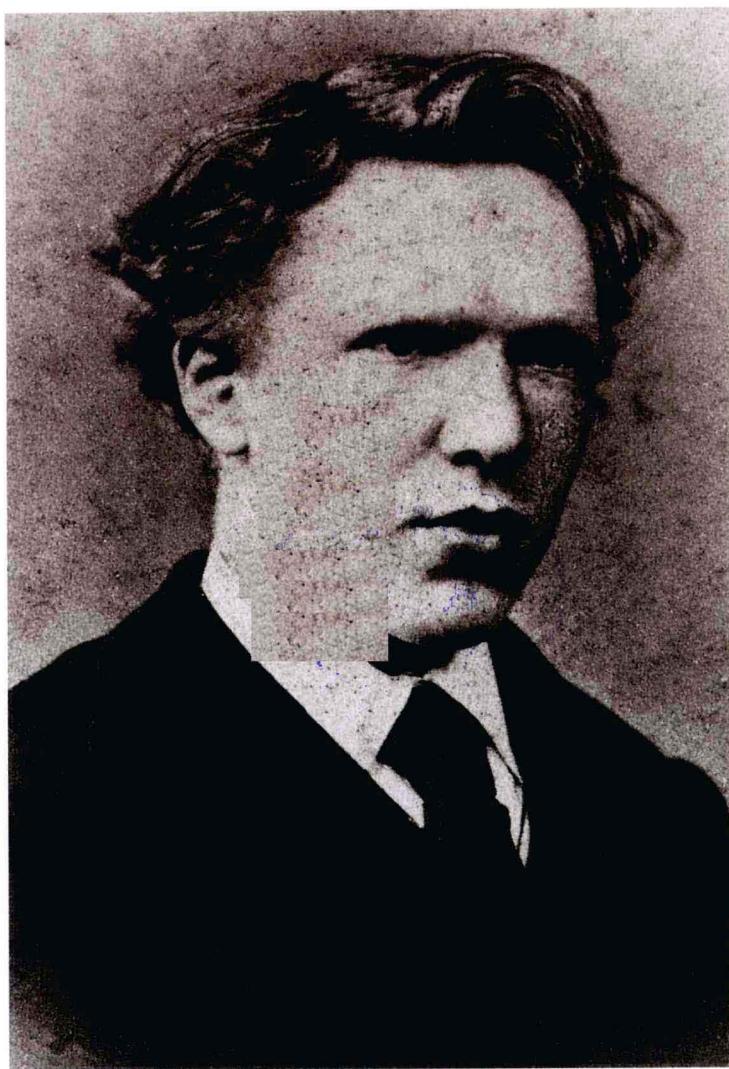
印张/26

印数/1-3000册

书号/ISBN 978-7-5386-3239-2

定价/88.00元

VINCENT VAN GOGH



18岁时的文森特·凡·高 摄于1871年

文森特·凡·高

VINCENT
VAN GOGH

JW 吉林美术出版社



1890年，凡·高在奥维尔的居所

目 录 CONTENTS

- 07 导言
- 13 博里纳日 / 埃顿 (1880-1882)
Borinage/Etten
- 29 德伦特 / 纽南 / 安特卫普 (1883-1886)
Drenthe/Nuenen/Antwerp
- 81 巴黎 Paris (1886-1888)
- 176 普罗旺斯 / 阿尔勒 (1888-1889)
Provence / Arles
- 267 圣雷米 Saint-Rémy (1889-1890)
- 348 奥维尔 Auvers-sur-Oise (1890)
- 412 年表

Helyeern gy jy by van de luth. Dat het effect
Wolleg is 8 end et self ook en is in souverse
myn eugen schuld met daer de luthgaaf my
bewerde dat omdat ik houdt nergens wat op den
steen had gelaten dat niet goed drukken sou
Ik heb loen op myn aenraden de lechte / lekkie
uitgebeten ~~met~~ als ic een vader geducht had
voors de lekkernie was gien het algemeen
Dankbaar geweest ~~my~~ niet geraan met te koken.
en er juue al moe seer tusschen de planks ~~de~~
gebliesen.
Doch wat moet ic doen met dat soet hek es zo
groot als die spuisel van veel. daar -
Ik heb het nu weer in de hut om te
maar de matuur mag dingen aan te daen
Ik gelieve/ eeller ik het afjade krijgen
~~al goed~~ dat by wye van spreken - want myn
eigen werk sal ic egenleit nooit af / kleur
vinden geef.
It is nu eerder / dan eer van maken of

Ik kan er een kleiner van maken op
een lekkerny seker as ge die liever
heet want ik voel het ding juu dat
~~ik~~ ~~het~~ ~~leuk~~ ~~is~~ ~~te~~ ~~smaken~~ ~~te~~ ~~eet~~. ~~Als~~ ~~ge~~ ~~het~~



Rund ge kou
begrypen Y geval
dat ik hier meer koffie
prachtig was -
Doen ek vanasond
naar die heu ging
Vond d' de lucifer
aan die lekchaffie
by die lekchaffie
'n raampje ne
plaats van
onder die lamp

Ook was Verbaard snauw. De kleur was
ook eey enaundy - ~~ha ha~~ ge kennmerk is die kou op
leyen / leun mit geschilderd - op da meinner wou he
effekt soek nog soukerder.

1885年5月凡·高写给弟弟提奥的信

文森特·凡·高 (Vincent van Gogh)，19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后印象主义的重要人物，与高更 (Gauguin)、塞尚 (Cézanne) 一起被公认为是20世纪现代主义绘画的奠基者。

1853年3月30日，文森特·凡·高出生在荷兰北布拉邦省 (Noord-Brabant) 一个叫做准德尔特 (Zundert) 的小村镇，那里蔚蓝的天空中飘浮着朵朵白云，下面是屋顶长着青苔的小农舍，石子路的两旁种着山毛榉，云雀在长着嫩绿谷物的黑色田野上啼鸣……家乡的美景不仅给凡·高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还孕育了他对大自然终生的热爱。以后的凡·高辗转于欧洲各地，从海牙 (The Hague)、伦敦 (London)、巴黎 (Paris) 到博里纳日 (Borinage)、阿尔勒 (Arles)、圣雷米 (Saint-Rémy) 等许多地方，各种不同的自然景色，在凡·高眼中都充满了无限的魅力。

凡·高8岁时进入家乡的乡村小学就读，但是很快就表现出远远超过其他同学的学识，一年后被父母带回家中自学。中学时代的凡·高，成绩突出，他不仅熟练掌握了英语和法语，德语也达到了能够日常运用的水平。这使他对各国书籍有了更广泛的涉猎。大量的原文阅读不仅积淀了凡·高深厚的文学功底，更给了他敏锐的思维能力和广阔的视角。另外，在绘画课上，凡·高第一次看到了崇尚自然的巴比松画派的作品。

凡·高于1869年以学徒的身份进入古比尔公司 (Goupil & Co.) 海牙分店，开始了他长达6年的画商生涯。在这期间，他接触到了大量优秀画家的作品，伦勃朗 (Rembrandt)、米勒 (Millet)、德拉克洛瓦 (Delacroix) 成为他终生的偶像。

1872年夏天，凡·高的弟弟提奥·凡·高 (Theo van Gogh) 在海牙与凡·高同住了一段时间，在此，两人重拾童年的兄弟情谊，建立起更为深厚的友情，这份感情使两人之后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与弟弟提奥长达18年的通信中，凡·高与提奥分享着自己生活的喜怒哀乐，而凡·高的书信也是后人研究他艺术思想及情感轨迹的重要史料。

凡·高因为出色的工作业绩于1873年被提拔到古比尔公司伦敦分店工作。在伦敦，凡·高开始了他的初恋，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如果在此之前他的人生路途还算平顺的话，那之后的道路将是荆棘丛生。

当时，凡·高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在初次的爱情体验中，他得到的回答是：“我已经有未婚夫了”。这荒谬的爱情给了凡·高沉重的打击，使他渐渐投入到对神学的狂热中。他再也无心工作，大量地阅读宗教书籍，把荷兰文的圣经翻译成法文、德文和英文，与家人的通信中也是大段大段地引用圣经的原文，在他对工作的消极态度和公司对此的不满中，凡·高辞去了古比尔公司的工作，之后的教师、书店店员的工作也都不了了之。

在伦敦学习期间，凡·高偶然看到了东区贫民窟的景象，对底层人民的无限同情加上对宗教的狂热，使凡·高决心做一名传教士，他想用上帝的力量给穷人们一点宁静。继承父业的决定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他们把凡·高送到了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并请了一位私人教师教凡·高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以使凡·高可以通过神学院的入学考试。但这个计划没能成功，进入神学院，凡·高也还要等五年的时间才能投入他的传教工作。显然，他早已等不及了，在一年的学习后，他回到了埃顿（Etten）。随后，父母又为他安排进入一所培养编外传教士的学校，这所学校在布鲁塞尔（Brussels），只要经过三个月的短期培训，就可以被分到比利时的各个教区，从事神职工作，结果，凡·高又一次令父母失望了。

经过父亲的再三请求，学校最终答应让凡·高到博里纳日矿区去当无薪的见习助理，博里纳日位于比利时南部，靠近法国边境，是全欧洲最艰苦的矿区。凡·高虽知道这点，但还是怀揣着一颗虔诚和慈爱之心出发了。在与弟弟提奥的通信中他说：“整部圣经只有一个原则、一个真理——光明要照耀黑暗，从而使黑暗转变为光明。现在谁最需要光明呢？由经验得知，在黑暗的地底下采煤的人听到福音都会感动而欢喜。”

在博里纳日，凡·高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不但为矿区的人们传播福音，还尽其所有接济那里穷苦的人们，帮助在矿难中受伤的病人，不久，他就抛弃了“文明社会”的装扮，他衣着褴褛，脸上留着煤灰，与脏兮兮的教民们混在一起。当然，这些都有辱教会的威严，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虽然凡·高深受教民们的爱戴，但仍难逃被解聘的命运。又一次的失业打击使凡·高对宗教产生了怀疑，凡·高决定投向艺术，他希望借助对美的表达来实现

自我解脱的目的。这一年他27岁。

之后，凡·高到各地研习绘画，布鲁塞尔、埃顿、海牙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回到家中的日子里，凡·高再一次坠入情网，对象是他新寡的表姐凯·沃斯-斯特里克，得到的仍是拒绝。在返回海牙的途中，他与一位妓女茜恩同居了，并声称要与茜恩结婚。“我将她保护起来，并将我全部的爱，全部的体贴和关心给了她。”一年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和不断的争吵声中，他们分道扬镳了。

1883年9月，凡·高离开海牙去了荷兰北部的德伦特（Drenthe）。1885年，在纽南（Nuenen）的父母家凡·高完成了被认为是他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作《食土豆的人》，他用肮脏的、没有剥皮的土豆的颜色描绘一切，人物形象与比例也脱离了客观的面貌。关于这幅画他写道：“我试图清楚地表现这些在油灯下吃土豆的人如何用他们伸进盘子的那同一只手挖地，以便使画面表现出体力劳动者以及他们如何诚实地谋生。我想使人们对完全不同于我们文明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有一个印象。所以，我根本不企求得到每个人的喜欢或赞赏。”正如凡·高所预料的那样，他的好友及艺术同行拉帕德（Rappard）在看过这幅画后，作了一连串连珠炮似的批评。但正是这幅画确立了凡·高日后在美术史上的大师地位。

1886年，在经过安特卫普（Antwerp）短暂的学习后，凡·高来到巴黎与弟弟提奥同住。巴黎的新派绘画艺术以超乎寻常的鲜艳色彩和轻松的基调征服了凡·高，使他一改往日阴郁的色调，调色盘上满是明快的色彩。当时，日本的浮世绘版画在巴黎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凡·高收集了一大批日本版画并开始在油画中模仿浮世绘风格。《唐古伊老爹肖像》是体现凡·高这一时期特点的代表作。唐古伊（Tanguy）是巴黎一家绘画用品商店的老板，凡·高在生活和艺术上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帮助。画面中，凡·高运用并发展了印象派和点彩派的笔法，以浮世绘版画为背景，将唐古伊老爹布置在前景的正中，画面色彩绚丽和谐，造型坚实有力。卡罗尔·泽美尔（Carol Zemel）评论说，“唐古伊被描绘成具有东方特征的圣人和‘活菩萨’……凡·高是把蒙马特尔变成了日本，将蒙马特尔山变成了富士山，将画商变成了笑容可掬的圣人。”（《凡·高的历程》）

虽然凡·高的明艳色彩来自于印象派，但他并不满足于印象派用色彩对物象的客

观描绘，他要利用色彩来表达对生活的强烈感受和对生命的爱。在与弟弟提奥相处两年后，凡·高离开巴黎，前往他心中的色彩圣地——阿尔勒。阿尔勒地处地中海地区的中心，强烈的阳光为这里的乡村景色披上了绚烂的外衣，凡·高在这里找到了浮世绘中的日本风光，便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创作中去。

在《落日下的播种者》中，阳光那巨大的能量在强烈的色彩对比中显现，使人不敢直视。片片光斑投射到紫色的大地上。“太阳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它的存在传递着一种信息——生命万物都在一股强大的外来意志力的影响下生存，类似播种和收获的活动，已不仅仅是一种劳动，而是生与死的隐喻。”（《新艺术的震撼》）

就在凡·高在阿尔勒拼命创作的同时，也感觉到无比地孤独，恰好高更这时遇到了经济方面的问题，凡·高就邀请他到阿尔勒来一同生活，高更接受了邀请。于是，凡·高开始了既兴奋又焦急的等待，著名的《向日葵》就创作于这个时期，他是凡·高为装饰高更的房间而画的。向日葵在凡·高的眼中是光的象征，它的每一种形态都含有人生的寓意。

而相见的兴奋没过多久，凡·高和高更两人就开始了争吵。在艺术上，高更教导凡·高要凭记忆去画，而凡·高却厌恶这种方式，他要表达的感受需要借助于对客观物象的描绘；在生活上，凡·高不修边幅，个人卫生状况也叫人吃惊，加之凡·高越来越古怪的性格。终于，两个月后的一次争吵，导致了众所周知的凡·高割耳事件。

此后的大部分时间，凡·高几乎都是在阿尔勒医院和圣雷米精神病医院中度过的。但即使是在精神极不稳定的状态下，凡·高也没有放下画笔。在他这一时期的怍品中以《星月夜》最为著名。扭动升腾的丝柏，呈漩涡状翻滚的天空，海浪般起伏的山坡，狂躁运动着的大自然几乎要将那一小片宁静的村舍吞噬，使人顿生出一种无以言状的恐怖。凡·高幻象中的大自然，映射出了他不平静的内心世界。

住进圣雷米精神病院的一年后，凡·高被提奥安排到巴黎附近的奥维尔，得到加歇特医生的照看，《加歇特医生肖像》就创作于这一时期。而短暂的平静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弟弟提奥就来信告知凡·高两个不幸的消息。一是，与凡·高同名的侄子、凡·高的教子，生病了。弟弟提奥在信中写道，“许多个日日夜夜，孩子一直

不停地哭泣，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么令人悲痛的哭声”。而另一个消息也同样令人不安，弟弟提奥的工作不顺利，他准备辞职，另谋出路。一直以来凡·高的生活都依赖弟弟的资助，弟弟提奥的这个决定无疑把凡·高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前景越发暗淡了，我根本看不到幸福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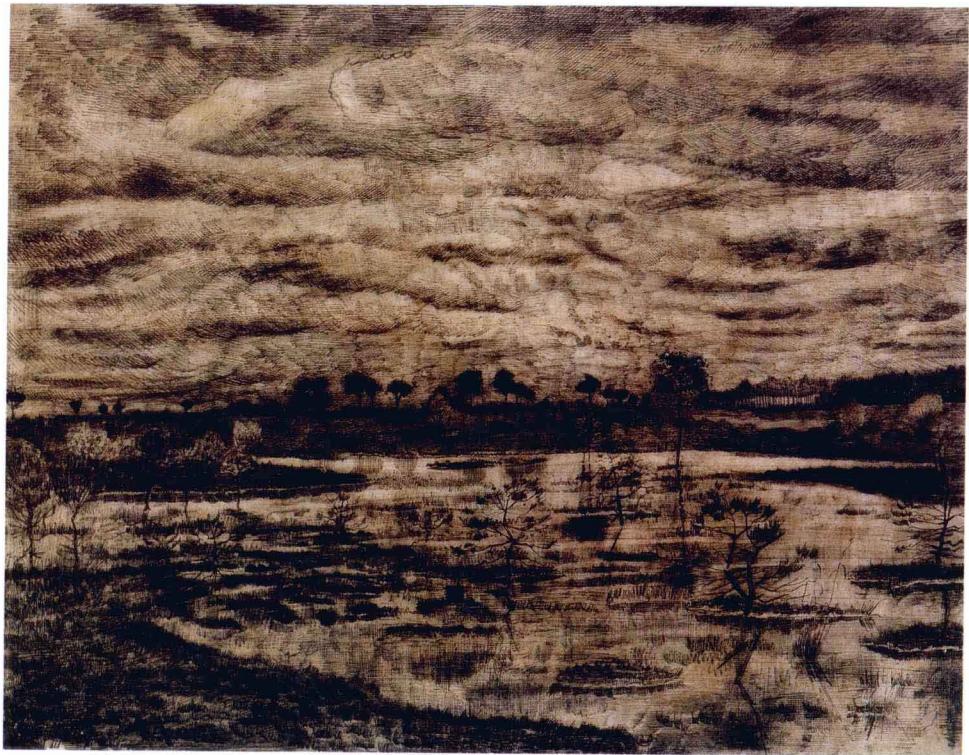
《有乌鸦的乌云密布的麦田》展现了他的绝望，混沌的天空压向大地，麦田狂乱地舞动，漫天的乌鸦预示着灾难的降临，地上的道路却找不到出口，一切被不可避免的冲击所席卷。1890年7月27日，凡·高走进那片金黄色的麦田里，向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两天后死在弟弟提奥的怀中。临终前他用荷兰语微弱地说道：“我希望现在能回家了”。

文森特·凡·高是一个对自然、生活都怀有真挚的爱的人，又是一个被社会、生活所抛弃的人。爱与背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凡·高悲剧的人生。而他又是幸运的，如寓言中所说，上帝总是把他的宠儿放在最艰苦的地方。如果不是历经磨难，凡·高就不会把他的一腔热情转化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可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凡·高生前所一直渴望着卖出作品（生前他的作品只售出一幅）却在他身后加倍地实现了。在20世纪的艺术市场上，凡·高作品的拍卖价格一直雄踞榜首，1989年，《鸢尾花》以5390万美元售出，1991年，《加歇特医生像》创出8520万美元的天价……而将作品以500法郎卖出却是凡·高生前最大的奢望。在凡·高过世的50年内，关于他的著述共计出版了777种，对他的学术关注也戏剧性地增加了。事实上，凡·高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并不需要数字证明。他的画风已经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艺术的发展，他将主观情感注入到对画面的探索，直接启发了表现主义艺术的产生，20世纪的现代艺术由此敞开了一扇大门。





运河 1872-1873年 铅笔 棕色墨水 画纸 25 × 26 cm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凡·高博物馆藏



沼泽 1881年 墨水 石墨 画纸 43×57 cm 涅太华(Ottawa) 加拿大国家美术馆藏

给孩子喂奶的法国妇女 1880-1881年 铅笔 画纸 48×26 cm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凡·高博物馆藏



PAYSANNE FRANÇAISE
d'après la forte cuite de DALOU